

姥爷有股木头味儿

□陈斯

姥爷是个浑身洋溢着“木头”气息的老木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木头打的门柜桌椅还很普遍，所以当时木匠还是挺受人尊重的职业。姥爷年轻时跟着大哥学木匠，由于本身聪明好学，再加上努力勤奋，很快就从众多学徒中脱颖而出。姥爷做的木匠活精致规范，打的家具美观耐用，因此出师后生意一直不错。

当初和姥爷一起学木匠的伙伴看姥爷有前途，人也精神，就给他“说了个媳妇”。相亲回来，媒人问姥爷那姑娘如何，姥爷没说啥，回家认真地打了四个凳子，一张桌子和三个柜子。半年后姑娘进门，成了我姥姥。

姥爷如今已经“奔七”，身上的“木头味”却没散。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只要有人“私人订制”个什么木制品，姥爷都尽力满足，就算相关经验不足，他也会仔细研究一番：查查资料，画画草图，挑挑木料，墨斗、电锯、刨子一通忙活，最后的成品绝

不会让你失望。

妈妈参加的社区合唱队需要个合唱台，在外面买担心质量问题，妈妈想到了姥爷。“行——有木料吗？”听到肯定的回答后，姥爷立马关上电视，摊开纸开始设计草图。

姥爷喜欢河北梆子，他不但喜欢唱，且尤其爱用板胡为其伴奏。我小时候曾跟姥爷一起去买板胡，逛了半天姥爷也没有买的意思，我就问他为什么不买，姥爷皱着眉嘀咕：“不是质量不行就是拉不出好听的声音，回去自己做得了。”从此以后姥爷就在制作板胡的路上“一去不复返”：满世界搜罗质量好又实惠的琴弦、弓子、底座；刨琴杆、削音轴；人家喝椰子，他把椰子瓢当宝贝：“别小看这椰子瓢，它可是板胡上最重要的部分——‘音箱’，做琴时候椰子瓢的形状和厚度必须心里有数。”我嗅着满屋的木头香，逗姥爷：“那您心里有数吗？”姥爷望望桌上形态各异的成品笑而不语。

桌上的板胡都是人们慕名而来找姥爷做的，每一个都躺在他打造得同样精心的木箱中，包修包换是姥爷木匠生意的一贯宗旨。姥爷心里有没有数，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姥爷说，姥爷是个“文武全才”。可不，姥爷满是伤痕的木匠手不但拿得起凿刀，而且能把毛笔“舞”得有模有样。姥爷只有初中文凭，但他的楷书就像手下的木活——规范周正、干练大方。每年家里的春联和福字都由姥爷亲手写，大年初一来串门的亲戚朋友没有不多看两眼的。



红旗漫卷

□王士全

都说毛泽东书法独成一体
都说毛泽东书法有一股神气
人都说字如其人
人都说毛泽东书法浑然一体

《沁园春·雪》，苍茫雄浑
《十六字令》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七律·长征》，乌蒙磅礴走泥丸
《沁园春·长沙》，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红军的足迹
长征的足迹
争取人民自由和平的足迹
洒满烈士鲜血的足迹

黄洋界上炮声隆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万水千山只等闲
红旗漫卷

红色的年代
为革命求索的年代
为民主而牺牲的年代
为新中国的黎明而挣脱黑暗的年代

年少的时候
一位没有领章帽徽
一身绿军装的老人
在宁静的八一湖后湖的甬道上水笔书法
我看
我看
书的全是毛泽东诗词
书的全是毛泽东诗词里的长征

老人告诉我
他是一名老红军
他们有一个专书毛泽东长征诗词的组织
他们用书法在怀念千百万长征战士的英灵

老人告诉我
你看
毛泽东的书法只浑然一体
像不像千军万马在奔腾！
是不是有一股子对敌人的杀伐之气！
醍醐灌顶
毛泽东的书法已然不是书法
是红军长征千军万马画面的再现
是突破乌江
是强渡大渡河的英勇场面
是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
是吴起镇会师的红旗漫卷



在村

□张黎明

村口，孤寂
一只驴从远方吃草归来
踏过独木小桥
没有斜阳和雨后彩虹
偶尔的狗叫在你的身后
我坐在村口

风吹干了咸涩的泪
你还是没有（出现）
那就让我
依着这块巨石睡去
或许，有一个美梦
从天边

像星星一样滑落
吃语中
我的脸有了抚摸的温度
原来，我的脚
横跨在你的腿上

小巷情深

□黄建东



小说

“这次见着他，非得……”她自言自语地说着，情不自禁地笑了。巷子的人很多，晃得她有些眼晕。

也该来了，时间都过去一刻钟了。她有些焦急，又莫名其妙地有些紧张。她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机关里，工作不错，但年轻人追求知识的“野心”却永无止境，所以她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决定还是要报考研究生。

也许是命里注定。那次从考研补习班回来，无端地被几个流氓纠缠，如果不是他来，真难以摆脱那种窘迫。他是一名警察，一个挺俊的小伙子。

这以后，老和他“不期而遇”，彼此只是笑笑，并没有多说一句话。也常常抱怨他的“痴呆”，呆得让人心

急。然而心里像是揣了只小鹿，不再安稳了，只要有一天没见着他，就好像欠点什么。而考试日期却日渐临近，她暗下决心，苦读数月，最后给他一个惊喜。

她兜里揣着录取通知书，想象着见到他时的情景：他先是惊喜，后又是鼓励，然后一想到将要的远离，就有些沮丧，最后再说什么“你是研究生，我们不相配”一类的话，然后才是自己温柔地向他叙说，安慰他，最后给他一个甜蜜的吻……她的脸红了，心里却似喝了蜜一般。

“铃……”好熟悉的声音，他来了，还是那么英俊、洒脱。

“哎，你……”她一时觉得无从说

起，有些不知所措。

他用异样的眼光瞧着她，好像他们并不认识。她有些恼火，真想冲他发发脾气，可一想，不久就要远离他了，便又温柔地一笑，“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他却木然无声。

“你，你怎么了？”她突然有些恐惧，说不出的一种感觉，“你是……”
“我是他的弟弟……我们是双胞胎。”他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很有股黯然神伤的味道。

“那，他人呢？”她的心又是一阵激动，仿佛要跳出来。

“牺牲了，在和歹徒的搏斗中……”